



杜律單註卷之十

鵲湖陳明輯

東陽蔣瑜校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
巫山巫峽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
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
白帝城高急暮砧

言在夔見玉露凋傷楓樹則巫山巫峽浪兼天而雲
接地而秋氣蕭森矣迨叢菊開乃授衣之月是以公

起故園之思而悲傷焉亦草木搖落變衰之意耳矧舟一繫而菊再開乎興而賦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毒依北斗望京華
聽猿實下三聲淚
奉

使虛隨八月槎
畫省香爐遠伏枕
山樓粉堞隱悲笳
請看

石上藤蘿月已暎
洲前蘆荻花

涿曰宜都山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張華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後人附會以為張騫事子美亦承用耳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自言臥病於夔當日落月明之時憶畫省望京華而無使來故憶啼猿悲笳而下淚也則其感關之心為何如哉賦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
日日江樓坐翠微
信宿漁人還汎汎
清

秋燕子故飛飛
匡衡抗疏功名薄
劉向傳經心事違
同學

少年多不賤
五陵衣馬自輕肥

涿曰漢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言我本自五陵之豪貴今於夔府日日坐江樓靜朝暉而對翠微見漁人之汎汎觀燕子之飛飛則其無聊之意可想乃言同學少年多飛騰而不賤故自歎功名之薄心事之違耳即五陵豪貴反覆顛倒之意興而賦也

聞道長安似奕碁
百年世事不勝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

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
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言我平居所思者長安耳及聞第宅皆新主衣冠異昔時金鼓振於北羽書馳於西而魚龍寂寞此非世事之如奕碁乎若是則不勝其悲矣比而賦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

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

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希曰南山終南山也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漢武帝殿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滿函谷關古今註商高宗有

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自言臥病夔府自驚衰老不與朝班而憶宮闕君臣朝覲之氣象儀仗焉比燕賦也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芙蓉夾城通御氣美

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

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洙曰瞿塘在夔曲江在長安按玄宗開元間廣德芙蓉樓築夾城入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龍舟也○言在夔府而憶曲江曲江與夔相去萬里向者曲江乃帝王州之歌舞地有珠簾繡柱錦纜牙檣之綺麗而通御氣今也惟風煙之接素秋而入邊愁今非昔比故回首實惟可憐

矣賦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
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
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洙曰漢紀註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地有滇河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其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王石為鯨每雷雨鯨甲鳴吼鬣尾皆動菰米蓮房皆池中所有○言昆明池在長安乃漢武所作以習水戰則旌旗如在眼中而有織女石鯨等物今也惟菰米蓮房耳言其廢也王氏曰公在夔傷昆明之廢因其廢又思其興是也結言昆明若江湖而不容我者在夔故耳賦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
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綵筆
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洙曰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言長安勝遊之地若昆吾御宿紫閣漢陂則佳人拾翠仙侶同舟昔我綵筆曾干氣象今在夔府白頭吟望而苦低垂者感傷之至不能自己耳賦也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
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

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洙曰莊子註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註在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然翁曰首二句言自東北入西南次承西南指三峽五溪此就身事上言往日至今日事二聯自羯胡引入詞客末承詞客自此使信就文詞上言今日至去後事也羯胡與東北相應詞客與西南相應○公因三峽而詠所懷首自嘆此身因風塵而支離於東北漂泊於西南其淹三峽之日月共五溪之雲山而未還者蓋以羯胡之無賴而為亂故也於是哀時若庾信詩賦動鄉關之思而蕭瑟矣賦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洒淚蕭

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

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希曰歸州有宋玉宅默翁曰此詩可見少陵卓識矣前二聯以宋玉所賦九辯言是其風流儒雅見於忠君憂國者也亦足以為吾輩師表矣故雖千秋之遠使人悵然為之洒淚而恨不與同時後二聯以宋玉所賦高唐言是其文藻見於逢丑尊導淫者也當時朝雲暮雨之夢寧果有是哉况楚宮已盡雖荒臺遺址亦無影響可尋矣恍惚怪誕之事信不足以傳遠也是知宋玉之所賦根於忠義者千載所共仰而溺於姪麗者後世祗以為誣矣是非得失之辨如此學者可不監哉○公因宋玉宅而諫所懷言宋玉亦吾師也謂草木搖落之詞而知其悲甚惜乎不與之同時故悵望之於千載之下而滿一淚焉空文藻豈夢

思言不復見其風流儒雅也且臨楚宮俱已泯滅舟人猶能指點使我不能無疑焉賦也

群山萬壑走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

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

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一洙曰歸州者昭君村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出無極○此公因明妃村而詠所

懷紫臺漢宮名言明妃去漢宮嫁胡國而卒於胡獨留青塚在焉惟其去紫臺而識圖圖之面惟其留青

塚而歸月夜之魂千載為哀怨於琵琶而作胡語耳賦也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

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松杉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

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公自註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洙曰蜀先主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

步歸魚腹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宮默翁曰前言先主功業不就而死當時遺祀使人思念不可復見矣

傷之也後四句言廟宇猶存於里社雖荒涼簡陋而與孔明祠屋之鄰近祭祀之一同則尚可想見其君

臣精神之會聚千載一時也幸之也○此公因昭烈祠而詠所懷言昭烈伐吳幸三峽旣而崩於永安宮

其翠華玉殿淒其遠矣惟餘古廟在空山之中於歲時走村翁而祭一體之君臣賦也一體言昭烈武侯

如元首之於股肱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二分割劇紆籌策萬
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矢蕭曹運移
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

洙曰漢書蕭何為一代之宗臣註言為後世之所專
仰也趙曰魏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
親之默翁曰此詩筆力論議妙絕古今然必先曉紆
字訓詁一羽毛之義乃可尋其意紆卷也猶屈也孔
明籌策豈止三分割劇而已哉然而不免止於此者
有此屈也歎息之詞也一羽毛者非謂輕如一羽毛
也一獨也特異之謂也孔明之於人世猶鸞鳳鸞
高翔於雲霄之上蓋羽毛之獨奇特異者萬古之所
共仰望不可梯及也贊美之詞也三解一羽毛之實

孔明人品上比伊呂使其指揮魏吳悉底平定蕭曹
何足擬論哉末解說紆籌策之由孔明止於三分割
據者非屈於魏吳也屈於天不祚漢也惟屈於天不
祚漢故志雖决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務之勞矣
此公因武侯祠而詠所懷言武侯乃伊呂之亞非蕭
曹所可同日語者其所以三分割據蓋不得已而紆
其籌策耳奈何運移漢祚終難恢復戮力軍務而身
以死嗚呼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其垂大名於
宇宙實諸鬼神而無疑者焉今肖其遺像而祠之抑
末矣賦兼比也宗臣指武侯也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
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

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一夢符曰或云陽為大陰為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端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翻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一首

雲飛王立盡清秋不惜竒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取下鞬鵬礙

九天須却避免經三窟莫深憂

趙曰庾信詩野鷹能自獵東觀記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鞬命中戰國策馮驩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翻搏風起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祗一日金眸王爪不凡材

趙曰崔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

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第傳書絲鷓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膺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
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洙曰漢制刺使車画熊於轅尊書方鎮表夔峽忠歸
萬五州防禦使隸荆南節度又以六尚書左右僕射
合為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
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首句生第三句次句
生第四句第三聯言夔州及江陵之景物未言示從
弟位言知我年老於詩亦不自惜矣賦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

鼓角聲悲壯

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

戎處起漁樵臥龍

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蔡條曰橋衡過漁陽慘鼓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
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言歲暮客中於西閣寒
夜聞鼓角之聲悲壯見星河之影動搖言兵未息民
未安也蓋野哭則聞戰伐者非一家矣而夷歌之起
於漁樵者能幾處耶且諸葛之與公係同歸於盡何
今日之捷音寂不聞乎責大臣不能奮身削平僭亂
也然其詞愈緩而意愈切矣興而賦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雨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
芹由来知野人荆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鄰岑非我隣咲接
郎中評事飲病從溪酌道吾真

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木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祖脾故謂之赤甲朱曰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心亦已踈矣鄭審薛璠却昂岑參皆公之故舊也評事必崔評事郎中欠考默翁曰公言卜居赤甲已兩春矣次取春言不忘君賦而此也三四承遷居言交遊有逝者有遠者有親炙者不忘故舊賦也赤甲即巫山楚水中地名挾言之則赤甲廣言之則巫山楚水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閣閣寒峽中早晚来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

雲狼籍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挑荅舒小紅谷口

子真正憶汝岸高漲滑限西東

默翁曰此詩主意在首句次承春雨塞峽景物三狀春雨潤物氣象於是時也我正憶爾矧漲岸既高且滑又有東西之限故不得相從以舒懷耳賦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

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邊

江舸何匆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洙曰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為石然翁曰此詩詠物一體製也首以本體言吹以物理言三以神異言末以人事言詩之佳處在言用不言體故此詩自次聯以下皆言用也賦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

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
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蒼間露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
皓方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書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書分眠挑茗氣暖眼自醉素
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
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言書夢非夜短昏昏饒睡蓋挑茗氣暖眼自醉而夢相牽耳其夢見故鄉在荆棘之底中原在豺虎之旁既而嘆曰安得務農息兵使天下無橫索錢之吏耶賦也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白皚皚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卷

氣渾如百和香黃鸝過水翻迴去燕子啣泥濕不妨飛閣

捲簾圍畫重衣虛盡空少對瀟湘

洪曰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陶詩臨臨川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默翁曰首言方雲之景次言既雨之景三言雨過而禽鳥得趣也末言雨過而山川改觀也其曰只少對瀟湘者意在巫峽下荆湖也

返照

楚王宮址正蒼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

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默翁曰此詩主意在首二句次承過雨言其心事末望朝廷早平寇盜以安生民賦而此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天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默翁曰此詩首言灩澦而主意在水多上一物之在灩澦水多而愁者如此三人之經灩澦水多而愁者如此末戒惡年少毋乘灩澦水多行險以徵俸也

季夏送鄉第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第尚為蒼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
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丘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

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書

其麟

一公自註韶北兼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趙曰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忽夢
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
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
治水之要默翁曰詩首二句為綱次承名家句言相
國既以功烈為朝廷倚重三四承令第句祝其善自
貴重及時以功名顯著於朝廷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馬屋裡
聚書吟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經
蒼蓋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默翁曰此詩以首聯上句為主言自外而內二言屋
上或高或低三言地上或低或高形容盡矣然皆言
用不言體末則感興於已也二三聯起語皆虛字亦
一格賦也

九月二首

重陽獨酌盃中酒挹病起登江上亭竹葉於人既無分菊

於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
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一洙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鳥程豫北竹葉竹葉酒
名也鮑曰筆談云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
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言九日抱病起登江上
之臺而獨酌且曰酒既於人無分菊亦從此莫開矣
人即弟妹也既而聞殊方之猿叫見故國之鴈來則
懷弟妹各何在耶矧兵亂衰老而相催迫非久於人
世者能無悲乎賦也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
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

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首寫巫峽之景物而嘆悲秋作客多病登臺况老於
兵亂於是停酒悲而不忍飲賦也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
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
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此詩首四句寫客中暮歸之景物以起興言南渡則
關舟楫北歸則多鼓鞞且我年過半百困處于此不
得遂意惟杖藜以看雲無可奈何之辭爾興而賦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
搖背指菊花開。會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
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鶴曰：是年六月，劍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趙日南極一星指李秘書北斗，指長安三台，指杜相公。默翁曰：前四句言自益州來巫峽，喜其屆途無危險之虞。後四句言自巫峽赴相公幕，喜其邁步有同升之望。賦也。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籍疎豁，借
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爇爇高葉暎，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
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

鶴曰：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法居之。默翁曰：首入題，次解說安置之堂，與安置之意。三解說籍疎豁之景，末解說停宴遊之實也。賦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祗
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難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已訴

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一默翁曰首三句為綱次錯綜相承三四只就次聯相生就吳即任西鄰上言轉須親就婦人無食無兒上言寧有此三則就須親上為吳即區處末就困窮上為婦人哀痛賦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

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

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深曰齊周顥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過此山孔稚圭假山神作文以却之北山移文漢魏以來起隱士

名之曰徵君○蓋覃山人隱居於此老而徵起公過其廬有感而作也首句不知所指或曰言山人之老也次聯承第三句若三聯則曰子見亂離之故不得已而避地流寓然則覃子乃知出處必須經涉隱處而後出仕耶末言官高則險是以悵望秋天而惜其虛翠屏以結前八句而有餘悲賦也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

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决渠富貴

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沫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首二句言柏學士棄官而巖居次聯言拍年

世律單注卷之十

少成名三聯言茅屋末章言人須勤苦讀書則富貴
可必矣勉之之詞賦也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雙白魚不受釣
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
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州流濁醪

言天畔群山孤草亭則柑猶自青喻碩果不食亂極
思治也江中風浪雨冥冥則魚不受釣喻世亂賢者
不為利誘也次自言多病窮途不能為深痛亂之
未定比而賦也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
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
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洙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為雍王
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
故曰三秦也翁曰首二句為綱次承至日長為客言
今日事三四承窮愁泥殺人言昔日事今懷想不復
見矣賦也言每於客中逢至日而窮愁不能自己
者蓋以垂老而親殊俗故於雪後臨丹壑而思向日
之在朝今欲見長安而心折路迷矣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第

使君高義驅今古牢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
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
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洙曰前漢文翁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宮於成都是大化李廣與從弟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殺已降望氣王朔曰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水名在楚地默翁曰首四句賡李久安職守三言將赴荆南而自憐奔走衰困未則傷時恨別惟相憶耳賦也多病熱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也 賜音謁傷暑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
峰磧兀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
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

趙曰唐制百官賜冰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毋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乃令從後閣出默翁曰詩言老病交攻而苦熱次承氣鬱蒸而形容炎海接火雲升三承病侵陵而思黃梅雨玉井冰末述奉懷李尚書賦也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

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水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窓宿霧濛濛濕朱
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
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脩可曰晉羊球登西樓賦云画棟浮細細之輕雲朱
拱濕濛濛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愛羨竟日漢宗資為
中即將杖鉞將兵督州郡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
車駟駕乘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
乎迺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悚奈遵為將軍對酒
設樂必雅歌投壺默翁曰前四句言樓成而高也首
題次形容後四句言王事之暇即與叅佐從事文物

典籍享用此樓是可見王之所樂與人同其樂者即
非獨樂又非淫樂誠萬古風流之事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城樓惟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
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
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洙曰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日間以內寡人
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乎謝惠連雪賦深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
曰為寡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默
翁曰前寫樓上之景偉矣二比前僅形容樓者不同
後言王政事鎮靜交際文儒足以享此樓而自愧不

能賦詠也

公安送韋二少坐贛

逍遙公後世，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
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
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田曰：北史韋夔養高不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遙公。唐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公之後為逍遙公房。嗣立之後，為小道遙公房。默翁曰：首下句分兩截，為綱以下次第相承送爾而祝其後如此，蓋相愛相知之深矣。三四承此筵言世亂身危，古今共悲者也。而吾二人適不牽兼此二者而離別如之，何而不為斷腸哉。

曉發公安數月憇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
色生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
轉盼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默翁曰：首曉也。次曉有所感，生意無幾，非可久處也。三遂發公安矣。且感嘆吾奔馳未有定向，故隨所往。惟賴藥餌扶吾之病軀耳。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鶉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

年卷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慢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
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趙曰鷗冠隱者之冠也鶴曰公在潭率舟居小寒食如小至謂前一日也○此詩言於舟中逢寒食因書所見而懷長安賦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
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
船檣遠起去穿蒼落水益霑巾

洙曰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贈常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
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蒼柳塞雲烟洞庭
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公自註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默翁曰前四句言密邇帝闕如此後四句言流落江湖如此賦也○復按首四句一起一承言韋杜同鄉而韋氏最貴次叙北走則關山開雨雪南遊則蒼柳塞雲烟末以洞庭春色悲韋之志歸如范蠡船豈贊善自放於江湖耶賦也

長沙送李十一街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境
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収李杜
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愁

鶴曰公時在衡復回次潭蓋欲歸襄陽也西康州同
公縣也乾元二年至是年為十二秋也漢范滂母曰
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默翁曰首言久別相
逢而以相逢二字為主次相逢中述已之事體三相
逢中述李之事體末又相別而愁也○言昔曾與李
避地同谷今也相逢於洞庭別又十二年矣次自言
曾蒙主恩不能有為而避地流落故深有愧爾次言
李友誼之堅無比特為時所棄故廢而未収末言忝

竊李杜齊名於別也能無悲乎賦也

杜律單註卷之十終

杜律單註卷之十終



生員董自立編寫
省祭官邢仁督刊



